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二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姜雲龍神超參閱

余太宰奏疏

疏

余懋衡

防守薊鎮京師疏

防守薊鎮京師

一薊鎮各隘口除山海關重臣提兵數萬嚴督將領
訓練加勤防守加嚴外如古北口潮河川喜峰口燕

河口一片石義院口黃土嶺桃林口石門塞墻子嶺
冷口橫嶺城青山口白馬關等處其外皆朶顏泰寧
住牧之地狼子野心難保不爲賊嚮導各量地形布
戍最衝者四五千次衝者二三千其將須選謀勇兼
優者各控隘守之其兵時加訓練其器甲務逐件精
堅凡峻峭之山坡瑕爨之垣址人所忽略彼則睥睨
遠謀嚴烽萬不可懈役占買間積習宜釐此該鎮督
撫道將之責兵部宜速移文申飭者也禦賊者禦之
于門庭之外慎毋留隙

一賊若大舉入寇，鄰邊及孔道府州縣營衛各印官密傳村民盡數收保，糧艸可運者運入城中。若賊已迫，勢不能運者焚之，毋爲賊齎。堅壘勿出挑戰，勿詐賊若急攻，男婦盡數乘城，多備火器、灰砲及弓箭、長斧、長槍、鈎、鑷、木石等物，庶禦賊有資。臨用不乏。城有壞者速修之，壕有淺者速濬之。城中若乏水，速相水脈，多穿井以濟渴。賊擄掠無得人馬，飢乏必往他城攻圍，他城亦如是禦之。若賊已出邊，則率居民習騎射，步射間行激賞，官民一心，常若巨寇臨門，勿忘武

備兵部宜速移文薊鎮督撫密諭各道將及有司印官知之

一賊若深入內地都重城一十六門門外背城向濠

各立兵營捍禦以橫益縱約可入亂營開三門左右

不知專意守城矣

札營城外非精兵才將最易潰散

前是也。出則開門。出訖卽閉。戰將居中。部將列左右。分布隊伍。列戟爲門。遇賊擁衆攻門。千人齊致力射。打擊還卽止。不得被誘越濠。日出開門。日落閉門。守門者要辨奸細。營中宜靜宜肅。米煤行灶。應預備。每營應用精兵一千名。戰將一員。部將二員。武剛車一

百輛不足以鹿角木柵補之，聯以鐵索，強弩一百張，強弓二百，強箭一萬枝，長鎗三百根，長刀三百把，火砲十位，火槍火棍共八十件，火藥一萬斤，盛甲一千餘副，摠計十六營之數，則十六倍於此矣。工部京營宜會同計算，分委廉幹之臣照數補造，免至臨時無措，其兵將則責之兵部，俱宜及早選練。

一賊若深入內地，都城四十里，重城二十里，應嚴爲備，城上遊兵應用一萬六千名，裨將應用一十六員，神臂弓應用一千六百張，強弓應用三千二百張，箭

應用二十萬枝，長柄大斧應用二千四百把，長柄鈎
鎌應用一千件，木柄鋤砲垂下望賊打者應用一千
六百位，長柄刀應用三千把，長鎗應用三千二百杆
火藥應用二千五萬斤，細布堅甲應用一萬六千一
百領，油紙燈籠應用二千四百箇，以上各器甲俱宜
及早照數繕完，器湏銛銳，甲湏堅密，不得以鈍朽搪
塞，致誤大事，此工部與京營之責也，其兵將則責之
兵部，不得泄泄。

一都重城各堞，每堞下應積石重三斤者五百塊，二

今都城積石頗多

萬餘垛，應用石一千萬塊，煤戶所帶有限，緩不及事。兵部速移文京營總協科道撥守垛軍及食糧空閒班軍，盡赴西山檢取用車運驢運人運，除城上見積約有二十五分之一外，應立嚴限，每軍每日交三斤石三十塊，每軍運石一千塊，犒銀伍錢，仍委官十六員，在十六門城上逐日驗收團集如法，不得以舊石影作新石。仍聽京運科道登城抽數少者，及以舊石作新者，并罪委官，則五旬內可足千萬之數矣。其煤戶所帶石，責之九門并七門提督二內臣催辦，多多

益善、不得悠悠

一賊若深入內地、城上守堞不分晝夜、每堞應用軍
二人、民三人、更番休直、以節勞苦、大約二萬餘堞、應
用軍四萬餘名、民六萬餘名、登陴則軍每日給飯銀
二分、民給銀三分、蓋軍有月糧、民無月糧也、息警則
免犒、兵部京營五城俱當及早編定、免至臨急周章、
外城不稠、卑而且薄、卽無亦非所以壯國容
一重城二十里、高僅二丈五尺、難于防守、倘數堵瑕、
則百堞瑕、外城驚則內城驚、甚可慮也、工部當於永
定等七門、分委能幹司官七員、徧按磚灰、廣鳩工匠、城

心以上填寔。卽日興工築高。始于東便訖于西便。俱增六尺之崇。墉廢壯金湯之形勢。其外面城磚有損壞者。一槩修補。勿留罅隙。勿事塗飾。則乘城之胆氣自倍。城內之人心不搖矣。若無此項錢糧。便當那移應急。設險守國。不得遲延。

一欲緝奸細。無如保甲。都察院宜行五城御史。速督兵馬司坊官。于都重二城內。挨街挨巷挨門。以二十家爲一甲。十甲爲一保。編成保甲籍。一樣二本。一藏巡視衙門。一藏該司坊。此坊末保與彼坊首保接。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

城末係與彼城首係接不分戚畹勲爵京官內外紳舉監生員士著流寓商賈家下男下但十六歲以上盡數書名并書生理左右鄰居互相覺察遇有踪跡可疑之人隣告于甲告于係即時盤詰不許容瞞其寺觀庵堂及水戶家尤奸宄出沒之所嚴率兵番倍加體訪但得奴賊真奸細一名研審的確賞銀四十兩其銀望 皇上準于該城房號銀內支給題明開銷庶賞不踰時人自效力其城差今值多虞準作中差一年一代并責厥衛同心緝捕庶細作無容而

可專意防禦矣。

一賊若深入內地。城門暫行謹閉。城內丁口。不下千萬。米薪若無接應。衆志未免動搖。深屬可慮。順天府

應密曉在京土著之家。及僑居之衆。不論貴賤貧富

京師人極無蓄積多如不謀久者豈能辦此

預蓄五十日煤。以備不時之需。其逐日所用煤。逐日

收買爲便。郊外各庄所貯糧米。盡數搬入。勿留別業。

免資賊糧。二月三月戶部應放衛軍勇士厨役旗尉

天文生樂舞生等項米俱當于三月半出亦將三月

者一并預給。令各衙門速行造冊。盡赴通州倉閱領。

雖屬權宜。寔有裨益。萬一城門謹閉。三日內該部請將各京倉米平糴一百萬石。每人止許糴五斗或一石。不得過多。以杜牙儉網利。以便細民濟飢。在官有銀。秋收可以買米。無損于官。而能救千萬之枵腹。安京師之人心。衆心成城。不但無內變。而且能禦外矣。此戶部之事也。

一城外所劄三營。相去止可一里。不宜太遠。當如常山之蛇。首尾中俱相應爲便。彼衆我寡。須擇地據險。視有水艸可依處。背高向平立之。或爲木柵營。或爲

武剛車營或爲柴壕營。隨便布置。若用壕營。壕土宜向裏。遶壕仍布棘城一重。庶賊不易犯也。分布隊伍。列戟爲門。旗鼓居中央。火砲火槍火棍火藥神臂弓。強弓長鎗長柄刀衣甲及輜重俱預備。每營宜得銳士萬人。如選鋒壯丁標兵是也。不足則當選補。須力舉石二百斤以上者乃可。老弱不得與。遇夜尤防奸細透入。部曲貴靜。將士貴和。號令貴肅。外探貴真。堅壁相機。可乘則乘。可守則守。慎勿墮計。浪戰。賊若衝突。併力禦之。賊若劫營。密布防之。

一宣大督撫宜密簡騎兵二萬名。步兵一萬名。謀勇大將二員。偏裨驍將十二員。常加訓練。火器兵器甲甲芻糧馬匹輕車。俱預備以待。保定巡撫宜密簡騎甲芻糧馬匹輕車。俱預備以待。保定巡撫宜密簡騎步兵共一萬五千名。謀勇大將一員。偏裨驍將六員。常加訓練。火器兵器甲甲芻糧馬匹輕車。亦俱預備以待。若奴賊掃境人寇。聲息重大。另聽召諭。統兵馳援。與京營諸將兵爲犄角之勢。持重以挫賊鋒。多方以疲賊衆。庶賊可退。而神京可無恙也。兵部宜速密傳與各督撫。及早料理。免至後時。

一募兵。須先選將。將果仁果智果勇果精微果常戒。則以將募兵。以將選兵。以將練兵。以將統兵。咨送軍前。聽其調度防勦。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從矣。察其將可統五百人。則令募選兵五百而訓練之。可統一千人。則令募選兵一千而訓練之。等而上之。或一千五百。或二千。或二千五百。或三千。亦視將之才。略大小何如耳。將以兵爲子弟。必不尅其安家行糧。將以兵爲手足。必不敢以羸弱充數。其教之坐作進退也。必精。其教之攻殺擊刺也。必審。金鼓之節。必教。

之諸旌旗之變。必教之曉。何也。同生死也。自奴賊倡亂四五年間。不知選將。徒事募兵。募者一官。統者一官。彼此不相照應。兵將不相識習。以致登途半屬替身。出關十止七八。雖經送冊點名。寔係頭人代應。而弊不可問矣。貪將掛虛冒餉。士伍行糧被賸。而士不宿飽。馬日墮瘡矣。紀律不諳。束伍無法。望敵先恇。聞警輒潰。而氣不可鼓。士不可用矣。坐不選將。而徒募兵之病也。今欲反其道。惟是多選良將。令各募兵。募而練。練而統。以殺賊。卽是本將並聽大將節制。則一

將募一千而十將則一萬也。五十將則五萬也。況有才略不止可統千人者乎。則所募練又倍矣。兵無不精矣。又得大將知天道知地利知人事者以帥之。則士氣可作。賊胆自寒。此兵部之亟當留意者也。若謂將才難知。則六韜有八證觀人之法。在該部宜速刻榜文。欽奉明旨。廣羅將才于兩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處。每省發十五張。令南直隸各府及各省布政司翻刻。多發州縣張掛。徧行物色。果有奇才異能堪任將帥者。雖在

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奏疏

防守備錄

九

平

艸澤之中。州縣面試得寔，卽送撫按面試，再試中愷，果與外貌相應，卽爲薦舉。所舉之人，每名給銀四十兩。于兵部新派安家銀內動給，令其自備鞍馬衣甲器械，及沿途資斧，俱立嚴限，令隨舉疏入京，不得遲延。朝見後，兵部卽面試其才之大小，以便因才委用。則非常之士，定出其中矣。其河北山西近處，該部每府多發榜文，親爲招致，尤救燃眉。其總兵蕭如薰、白兆慶，旣留用，所帶家丁各一百有零，宜以留用之日爲始，令之隨營操練，每名每月食糧三石，聽二總兵

統領營兵同家丁一體防禦是亦體悉將臣一事也。

秋防戒嚴酌陸營將疏

營將久任

協理京營大抵大司馬或少司馬為之公以大

照得京營將士之設所以外張天威內鞏神京關係

少卿管戎政蓋以才望推不除資也後始加食部

非細即平居無事居重馭輕思患預防不可一日忘

御史

整飭况今奴賊窺伺榆關僅隔一牆妖賊披猖東土

不堪焚陷寇竊剽貨奸宄幸災無地無之且奢賊未

滅黔賊正熾訶事細作徧布潛藏未易偵緝此何時

也而操練可一日少疎營將可一年輒陞乎夫十萬

之軍分隸三十六營鈐束訓練自是各將職業兵識

將意將識兵情。然後指麾不煩。緩急得力。惟其久也。良將必不薄冷而趨熱。貞臣必不巧營而速化。以後副將及遊佐等。卽薦已及格。湏俸二年以上。方許外推。不得分心請託。以致傳舍其官。而遽虛其職業。深爲營務之害。自遼左淪亡。薊密之外。咫尺邊垣。秋防之際。萬宜加茲。卽俸薦應。陞將領。自六月至九月。暫停摠候。十月補推。方免推委。蓋一日有一日之事。有官則治。無官則廢。一營有一營之事。專精則治。代庖則廢。營缺出矣。該部越旬而始推。部推允矣。新官數

月而始至。此數月內查點軍馬何人管領操練何人會計糧料何人稽核甲仗何人中千把總甲官耳營

無主將弊竇蝟集不可不深長思也。卽委別營暫攝

州縣之事皆壞於代攝此軍伍耶

然下之視上無異五日之京兆上之自視亦如逆旅

之過客。徇情念多執法意少精神不貫事務漸墮亦

不可不深長思也。至於秋高馬肥虜懷狂逞臨防易

將兵家大忌則人人習知無候臣之喋喋也。伏望敕

下兵部將營將二年以上准推秋防暫停明著爲例

永無更改則捷徑旣杜人消卸担之思倖竇不開將

勵詰戎之志其於營務所裨非小

覆黔事艱危敢陳一得疏

援黔兵餉

水藹草奏多米係留之以係考

看得黔事之再亟也臣部之穎爲禿言官之舌絕焦總不外催兵奏餉二項今三路之援師未知到黔何日三十萬之內帑未知渙發何時而都勻被圍羣苗蜂起種種見告西南之事未知所終臣部正擬補贖請帑而舊按臣史永安之疏適至其于彼中危急之形不啻隕包胥之涕而條例彼中救急之着又不啻聚伏波之米也今言兵則舍催督三路之外更無別

法、然今日報起程、幾萬、明日報起程、幾千、紙上之驍
貅耳、湏各令勒限到黔、如過五月、逗遛不到者、將領
聽督臣提問、仍祈 明旨嚴敕各省撫臣、督促星赴
以解燃眉、言餉則除留楚南充糧、及楚新餉外、不足
尚多、舍請帑更無別法、伏懇 皇上允臣三十萬之
請、立換德音、如數發部、卽令戶部亟行近省、將應解
該部錢糧、如數兌完、刻期解黔、其楚南糧之留者
楚新餉之分者、陸續運解、俱救黔急、毋稽時日、仍責
令楚撫苦心區畫、毋作止渴之梅、功成一體優敘、而

喫緊尤在通糧道。有糧而不得達，猶無糧也。自鎮遠抵平越爲里二伯五十。自平越抵會城爲里一百八十。故疏新添龍里之道，則會城通。疏偏橋興隆清平之道，則平越通。節節咽喉，着着要害。非以宿將提重兵鎮之不可。今責令總理魯欽領施溪兵二萬，急剪何中蔚以去龍里之梗，防新添之遏，爲會城之援。責令總鎮張彥芳招募銅兵合所部及新調兵約可一萬，往來偏典清平一帶，以防孫家墳重安等處惡苗之竊發，而爲平越之援。然滇黔之氣脈宜通也。責成

總兵麻鎮督泗城等兵恢復安順約會將領許成名
張鶴翀上官于騰龍等相機定計堵截羅沙諸寇以
通滇黔之路蜀黔之聲息宜接也。敕諭四川叅政戴
君恩速提兵二萬恢復遵義屯駐於此兼防誘伏以
扼水蘭之交若滇南屢奉援黔之命。需益一帶乃黔
接壤可聽安効良出沒而不行剿乎。則整兵秣馬或
從間道或出不意以撲効良以約師期。鎮臣沐昌祚
之責不容緩也。若四川督臣與雲南撫臣粵西撫臣
皆守 皇上之封疆。兼 皇上之節越輔車唇齒必

不作秦越之視貴陽守至於食人為損。採糧之說尤兵家所戒。採之於諸苗是堅其叛也。採之於居民是甘為戎也。古名將於卒取一笠而斬以徇者謂何。願督撫嚴戢將士毋蹈覆轍也。臣艸疏將畢接舊撫臣李標揭帖臚列彼中事机大約與舊按臣合內稱兵之堪用者獨銅兵奇兵親兵餘皆烏合之衆見敵而奔者耳今銅奇親兵死亡略盡賊所畏者惟滾牌手與定番州藥弩手及烏銃百子銃應令加銜守備江映婁熊攀及把總范之茂王模廖國化等精募三四千不足則招銅

仁都勾天邦等慣習弩手克之。又借兩廣銃手以彼所慣用鳥銃令之教習新兵尤便。其滾牌則招威清平壩普定一帶。責成竇官堡把頭蕭國寶牟騰等。就便精募。不足則借兩廣團牌手千人助之。今兩廣現有援兵可備調度。浙中道遠。召募爲難。技精餽優。在督撫酌之。臣又聞覲里土司楊氏有舉人楊世芳者。已列科目。可就羈縻。至蒙詔新添鄰司樂平等司。不盡助逆。若能多方以馭之。以土夷攻土夷。且懸厚賞以待。必有應者。是在督撫諸臣聯絡操縱。結之以威。

信。運之以稅宜。庶事可濟耳。

覆管務整飭疏

整飭管務

一兵籍宜覈軍住于近郊。則點閱易。散于遠地。則踪跡難。營軍之無制。以其散也。管房之剗。所費不貲。今非其時。若求散而聚之之法。莫如核籍。科臣云。嚴行各衛所印官備查。三大營軍的確姓名籍貫住址。除住京城內外。分別宛大二縣。及縣之坊里。仍分營司隊各彙爲冊外。其在良鄉及各縣者。各若干名。在通州及各州者。各若干名。各照京縣冊式分坊里分營

京營兵有遠居數百里外者。臨操疾趨。

司隊彙造俱一樣三本一送總督一送協理部院並
行三大營經歷轉行各該州縣照冊逐名查覈其姓
名籍貫住址降居必有着落方行登報其虛者卽報
虛總協行經歷轉行該管衛卽將虛者革役不許冒
糧但遇逃丁事故月有替補該管衛覈其姓名籍貫
住址補書于總協分州縣之冊總協平時于聽用武
弁內加意揀擇遇急則每州縣差能幹弁一員齊檄
前去同該州縣按冊催集統領前來不但可備不虞
亦足以清影冒其造冊紙張工食在衛所則支營庫

銀在州縣則支官銀不許衛所州縣書役借名科索違者必究庶耳目不驚而緩急無誤矣、

一訓練宜寔各軍演習火器弓箭刀斧虎叉鈎鐮等藝課勤則技精技精則胆壯火器爲中國長技平時器與人習臨事庶不手顫委應加意比試以夾靶鎗快鎗五龍鎗令火器軍選每班五名揆放能二發俱中及中一發者陞雙糧庶巧手競出三眼鎗筒短力薄及遠未能宜多習追風砲與佛郎机而佛郎机一門有子砲六位循環疊發尤號便捷營軍火器手約

五萬餘而善發者二十人中僅可得一。若以厚楛鼓破根單根非由遠通而長相四耳此弊夫

之優者陞雙糧劣者降單糧三次連劣者革之今以

親識替補單糧則習者奮而精者多應責成車營各

將按舊制督軍熟習而戰兵城守各營將亦當以火

器為訓練第一着也弓箭選鋒舊食雙糧者幾九千

外有單糧選鋒與弓箭手亦近二萬宜不時以小把

試若雙糧六矢全不中者降單糧單糧與弓箭手六

矢中三矢者陞雙糧此在總協巡視諸臣一激發之

將破的者不至沉埋而濫竿者無容混耗矣刀鎗藤

牌手虎又鈎鏢每營不滿三百名計三十營不滿萬名每營各擇武藝之精者立三教師以雙鞭兼教二隊其不聽教者朴之限以一歲所教軍學藝俱成則教師之能有賞否則教師之罪有罰軍其少做乎卽罷械盔甲不宜不謙修也朽鈍薄惡與無器甲同也

四方奇技甚多皆宜收用

飛石用之蜀中已有明驗千戶步上達業補五軍備兵營官令全營教習并教習東西二備兵營計三備兵營共軍一千五六百名果人人精于發石遠及百步則其功也自當優用若因循玩日有名無寔則外

何辭上達宜盡心矣。阮九成等初至止二名，故營中可從優給，後續添六名，營力難供，而待哺于戶部，當此太倉空乏之日，不能多取行戶部于九成等六名，每名月銀二兩一錢，按月給發，毋令枵腹。其步姓二名，准作上筵家丁，照雙糧例支給，飛石架宜造三百，但須有收貯之所，不然風雨摧殘，易于朽爛，其置造多少聽總協巡視，以便宜從事可也。

一挑選宜時，軍不以武藝優劣爲陞降，俾習爲侏儒之飽，則良者亦楛，勤者亦惰，凡弓箭選鋒支雙糧者

其振武新營壯丁有支糧一石五斗以上者內不無
拙射之人竄入巡視二臣議于每歲春秋操時先令
六副將分督各營將逐一點試於雙糧及一石五斗
內有彎弓不中者擬降單糧于單糧選鋒及軍有矢
如破者擬陞雙糧老病不堪擬摘牌除振武營摘者
免補外餘管令面報精壯餘丁記其年貌與面上疤
痣核其真籍貫住址隣居冊報總協聽總協會同巡
視逐營覆試應降者降應陞者陞應替補者逐月替
補總協卽給印票與所陞雙糧選鋒其票摠印一協

印二并收除宜明領有兩行該營收入雙糧行該衛支操青開除單糧免其使

費火器選鋒舊未有食雙糧者今議不分軍選試以

火器二發若全中或一中者陸雙糧計戰兵十營車

兵十營城守十營標兵二營每營定一百名聽陸續

以火器中者陸若中者難得則虛之以後春秋二操

亦如弓箭選鋒陸降法營之弊弊于一營三千之

眾散食糧千二三十之衛所故影射難覈應行總協

大臣責成六副將并各營將細心清理聽并四五衛

軍爲一營以少寡多不必拘定舊轄仍會同衛所印

官造冊除營衛各收其一外。仍一樣三本。冊報摠協其衛所所報冊。先選軍後。分定衛所。分定營司隊。分定州縣坊里之冊也。此冊一定永不許游移。及縱容書識調換。違者將弁議處。書識究罪責革。仍改正。將官有寔心整頓。壁壘改觀。與關茸濡染。行伍無色者。歲終摠協巡視。分別舉劾。重者追贓。用彰勸戒。一混冒宜杜。營軍收操在營。食糧在衛。軍虛于伍。衛不問之營也。糧冒于庾。營不問之衛也。而營衛書識與衛所印官。共為奸利。瞰典戎典餉。呼吸不應之會。

此坐兵糧不相問之處

輒行其私。填其壑。如振武營虛軍九百餘名。冒支年
餘之粟。幾一萬三四千石。非督餉臺臣發覺。則黎丘
之魅無已時。自今於領糧先一月終旬。責令各營將
查所屬衛分某衛隸本營軍。舊管若干。事故若干。實
在若干。除雙糧選鋒。是否該衛造糧。照舊例行外。其
操軍每柱前列本營總數。後列司隊撤數。爲一冊。計
一様四本。該號頭逐營催齊。每月限十二日送巡視
十三日送總協查覈。其各衛所糧石循環簿。久匿不
報。卽此是弊。應著如式。逐月查報。巡視以十二日送

總協以十三日送不許參差。俟巡視親自磨對明確，卽刻移會下糧廳照數坐派。如期放給，若營將或中軍通同衛所印弁以少作多，希圖瓜分者，查明一體從重參處。營衛書識有故意稽遲蒙蔽者，嚴提究革。則司兵者知餉，司餉者知兵，衙門之血脈不隔，奸胥之線索無施矣。

一將領宜重營務之日弛無賢將也。各弁視營將爲

漢之中尉衛尉尉唐之十六衛上將軍王之一不國

令缺內者規出外者鑽留，其有安意藏拙多屬京衛

之探衛也必項以弁儲活信之士克之入不視爲

諸弁以官爲家者耳。營政何時而肅，臣部項題重京

一京營諸將印

營之選其類多庸才附以鐵作之何止可久任優敘而將官痼疾難療自非明旨卓
飭彼營職業之心不勝其圖善缺之心性以習移公
爲私奪矣以後各處將官陞京營仍鑽留者罷職不
敘督撫諸臣不得借封疆爲名疏咨留用蓋京師天
下根本諸臣乃心帝室不後於臣等也至優其體
貌以養其氣與之言論以察其品此馭將微權揔協
大臣必能辨。

一軍需宜備火藥鉛子禦賊亟需硝黃等項研末分
收貯之法火宜講究

貯臨用合成以杜焚突誠爲有見以鐵代鉛費省工

簡然宜于大砲不宜于小砲所議精造火藥十萬斤鉛彈六千斤鐵彈六千斤應動帑銀慎擇營將監造藥求真細不許攙假違者責令本將賠償仍從劣處

其貯火藥須如法鉛鐵彈與火藥須公同秤驗毋聽

報數登記循環毋令遺佚此備警急之用非操練用

二 金甚可惜也

也至于糧艸尤屬緊關戶部京通倉糧入少出多價

乏可慮七十七衛所吏空閒無事臣部春初題裁已

移咨該部住支各吏諒已給假第此輩宿穴京師寧

無徼倖冒糧此在下糧廳及各倉諸曹郎銳意清理

耳馬艸一車除巡捕馬幾五千外京營馬約二萬匹
豆取給于各倉艸取給于五艸場今豆不知見貯若
干其艸歲買一百五十餘萬束每束重十五斤耗三
斤邇來奸商積攢串通作弊收艸之時不無影且此
今監督司官惟自曲徇縱恣視明為掩飾而已
在倉場大臣嚴行該監督加意稽覈或不時親掣以
儆積玩一聽戶部議覆

一經費宜節京營公費為營事設也今寢忘其本來
習成片破邊圖一架紙工之費不賒而號頭開至四
十二金帳房椅棹圍屏燈籠磁器武場之用亦暨而

號頭開至三百金項協理巡視諸臣銳意裁迫至于
燈節宴會年終燈爆諸費俱從停罷可謂加意樽節
兩協臣業查追還庫銀近萬矣此清覈之效也以後
該庫出入不經協理會行巡視掛號者不准開銷仍
聽叅處留一分軍需以操賞則技藝精以製械則軍
容壯亦所以增京管之氣色也一切公用雜費或昔
無而今有或昔少而今多何項應裁何項應減並聽
總協巡視會議妥貼著爲定則將冒破不期清而自
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三

華亭 徐孚遠 闡公 陳子龍 臥子 選輯

宋徵璧 尚木 徐鳳彩 聖期

蔡 樞 季直 叅閱

畿南奏議

疏

王 紀

議召宿儒以脩律曆疏 律曆

據易州道兵備副使劉洪謨呈稱職待罪紫關得讀
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所著古今律曆考即欲上

聞、副於邸報中、讀禮部日食月食時刻有差貳疏、首
舉邢雲路、令據所見、與欽天監官考訂差訛、翹首咨
取倏忽逾年、杳未有聞、職讀邢廉憲近擬會場律曆
策一道、內言羲和旣沒、二官失職、六曆不正、末流轉
乖、不獨落下閏京坊劉歆僧一行不足道也、卽邵堯
夫所推崇之揚雄、亦爲譖語、於漢末得一劉洪、於勝
國得一郭守敬、尤惜未詳未精、其獨得之見、則云天
動物也、宜隨時測、不宜執法齊、測曆自有術、入於神
妙而難言、及言所以正曆之道、則曰太一數是也、一

生二。二生三。爲員爲方。員變方。方變員。生生化化。變易無窮。天周日周。率繇茲測。職再四詳讀。得其大旨。如此。尤親造其庭。面聆語言。更覺明晰。真曆家所不逮。義和可無愧者。因思境內有此人材。知曆最精。測日月交食。較欽天監術尤不差。倘不及今耳目聰明。身體康健之日。亟求取用。豈訂曆之時。尚可緩待與。豈明曆之人。尚可多逢與。又據安肅縣知縣寇光裕申稱。原任陝西按察司按察使邢雲路。潛心曆數。三十餘年。所著有古今律曆考。太一書等篇。皆治曆之

法業已傳世、人人共見共服矣、職復歷查、自萬曆三十
十九年五月內、禮部題爲遵旨條陳脩改事宜、查據
弘治十一年、令訪取山林隱逸之士、及致仕退閑等
項官吏生儒軍民人等、有能精通天文等術者、試中
取用、今有素以曆學名衆、如原任陝西按察司按察
使邢雲路、所當酌量、註改京堂銜、俾之統理修曆一
事、專任責成、凡欽天監官生克脩曆人數者、皆聽督
率等因具題、四十一年九月內、職閱邸報、見禮科姚
給事中條陳內云、大典有五、而曆居其一、謂曆爲當

代授時之書、宜延訪精曆之人、未通籍者爲之勸駕、已通籍者畀以專職、足以經緯天地、震動妖災、今照九月十五夜望、適值月食、本官以法測天、布筭月食真數、以較欽天監行文、虧復之期、時刻更點、欽天監俱失之、後天月食分秒、欽天監失之於少、此尤的足爲訂曆之一明證、已刻成書、職因考古史云、帝王之治天下、以曆數爲先、儒者之通天人、至曆數而止、大哉言乎、故堯舜命羲和、舜察璣衡、其欽天授時如此其重也、國家百務俱興、惟曆獨缺、亟宜脩改、不可緩

時職目覩賢才、敢泄泄然視爲末務而不亟爲推舉、
耶、申詳到臣、該臣議照、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考定星
曆、其所從來遠矣、七曜皆有常度、其暈蝕疾餘犯守
飛流、至不可勝詰、說者曰或 皇靈降臨、示譴以戒
下、或王化有虧、感達於天人、感應之際、甚可畏也、前
代設有曆官、起消息、正閏餘、以信民明神、誠重之矣、
近世學士家律曆之書、絕口不談、而司天者又推筭
不精、卽月食時刻、亦至差錯、此無他以株守勝國郭

守敬之說誤之也。臣等今讀邢雲路所著古今律曆攷等書，網羅數千載之舊聞，而斷以己意，參伍錯綜，曲盡其變，挾千古未盡之秘藏，成千古未備之奇書。若不及時起用以竟其長，則一代律曆實爲缺典，而絕地通天之儒亦幾於虛生矣。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查議施行，其有裨於大典，豈淺鮮哉。

爲藩封議留營軍挽舟疏

福王挽船軍人

據天津道兵備右叅政景昉呈，照得福王之國，明春舉行，所需夫役，難以數計。查得藩封舊例，合用人夫

數至三萬故事當考一千餘名皆係各州縣計丁派撥近因災

稔頻仍小民困苦當此大典重役何堪今議將兩營

軍士共五千九百九十二名比照脩城事例留津以

應福王之國庶大典不悞而災民少甦查得上次潞

王之國用過拽船等項人夫共三萬九百九十七名

俱在所屬州縣衛所人丁內每十丁派夫一名應役

九丁幫貼工食以一月為期連本身共銀八錢仍派

雇擺隊并差撥馬共一千匹青衣夫一千名每夫馬

一名匹派給雇值艸料工食銀二兩一錢今遇福王

之國前項夫馬亦應照前在於軍民戶丁內派取應用緣道屬地方連罹水旱蟲災軍民困憊已極今歲復被洪濤滄沒窮苦愈甚嗷嗷待哺之民方且議蠲議賑其接王合用夫馬萬難仍舊全派於民是以議派召募以安災黎但計合用人夫數踰三萬有奇人數衆多惟恐臨時難以募及未免悞事及照先年脩理天津城垣曾蒙各院題留營軍兩年免行赴薊在津做工卽今福王之國關係重大比之脩城事體輕重自別緩急懸殊似應亟爲請留以濟然眉之急今

查天津左營軍士三千名、係來春在津防汛、循照舊例、僅足護送三運王船、及修補河岸牽路之用、所據天津右營軍士二千九百九十餘名、係來春輪赴薊鎮修防、委應暫留以濟時艱、合無將天津右營軍士、暫免赴薊、留津拽船、其各屬應派募人夫、照數減除、則小民受賜、重典亦光矣、等因、呈詳到臣、議照福王經臨天津、舳艫千隻、滌流七百餘里、夾岸牽維之夫、非三萬有奇、不可載在藩封冊籍中、班班可攷也、往例於瀛海郡軍民內、按丁坐派、所從來矣、第連年疊

罹災後、去歲洪濤異常、小民逃亡者、頂背相望、又何
忍重困以力役之征也、該道議留右營軍士、不惟藉
以挽舟、可少恤民困、而三軍環衛、亦可以壯藩王之
行色矣、伏乞勅下兵部查議施行、

糾劾稅璫抗詔罔利疏

稅璫

臣見通灣稅監張燁、相繼兩疏、皆爲奉詔減免額稅
而發、其意實在爭詔書之所已觸、以恣谿壑之欲也。
兩奉 明旨、一則嚴催直隸順天等處、并長蘆運鹽
等司節年拖欠額稅、一則嚴督七處行鹽地方等處、

照數徵解。臣細玩兩疏言鹽稅也。而忽強附於廣和店租。言店租也。而忽插入乎七處鹽稅。本欲追逋欠也。而佯爲之請停請豁。詞語錯雜無序。轉換不常。原其意不過爲藏頭露尾之計。肆其虎噬狼貪耳。臣若不條分縷析。恐無以破其奸而塞其口矣。請先言恩詔。而後從燁疏一一折之可乎。本年四月內欽奉恩詔一款。一各省直災傷之處。自四十一年以前有該撫按勘奏到部。內除京邊起運。及請帑外。其餘應蠲應折。應賑等項事宜。俱照部覆。用昭優恤。又一款。一

各運司浮課除三十四年免過外，惟河東兩浙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因累商民各該巡鹽御史具奏及本部題覆過者，俱准蠲免。今以運司之申報，戶部之咨文，質之恩詔之條款，其曰長蘆運司年有帶徵廣和店并道口小灘過鹽稅正耗銀四千九百四兩有奇，此正恩詔所謂過路落地生熟鹽稅一槩盡蠲者也。燁乃故抗詔書，強附三分減一之額稅，希圖復徵。此其背詔欺君、朦朧妄奏、罪之當磔者一也。其曰七處行鹽地方赴店驗水程，原係通灣官

店舊規，夫七處行鹽地方。長蘆運司已有帶徵鹽稅四千餘兩矣。燁乃另立名色，強逼商人赴監投驗水程，每引逼勒稅銀一錢二分，此係張燁以酷刑逼五綱商人牛冲漢等，而額外搜攘者也。豈非重疊小稅乎？正恩詔所謂過路落地生熟鹽稅一槩蠲免者也。以恩詔之所蠲者，妄引鹽臣會議，百計撝拾，欲爲復徵。此其背詔欺君，朦朧妄奏，罪之當殛者二也。其曰順天真定大名三府，共欠稅銀三萬五千餘兩，順天欠與否，臣不及知，查臣屬真定府，原欠三十四五

六年分該監重收掛欠稅銀八百九十八兩三錢九
分大名府原欠三十七年分稅銀三千一百五十八
兩八錢燁獨不見戶部之題覆與恩詔之特蠲乎因
去歲畿南水災異常餓莩盈野臣具疏議留一年額
稅以備賑并請蠲真定大名二府積欠稅銀以甦民
該部覆云其稅監銀兩半屬進內長物在內帑十餘
年來所積不知幾千百萬此區區六萬九千餘兩進
之祇資朽蠹留之可蘇民生如真定大名積欠稅銀
皆因疊罹災傷居民懸罄商賈裹足不前以致無繇

稅監之

為地方

害者

正以稅

額

不足必

責之

郡邑

賠派故

抽取耳。若必欲取盈。非責之有司設處。必派之里甲

也。包賠。當此民窮財盡之秋。又必不得之數也。何如蠲

之尚可以通商賈蘇民困乎。恩詔謂省直災傷之處。

撫按勘奏到部。應蠲應賑等項。俱照部覆。今以部覆

則如彼。以恩詔則如此。臣已行道移文該監知會久

矣。燁佯為不知。以詔赦所已蠲已留之稅。槩指為拖

欠。思重徵以飽欲。此其背詔欺君。朦朧妄奏罪之

當磔者三也。更可恨者。謂五里店弘仁橋。乃貨物盛

行之地。若撤一處。臣不敢一朝若。是以悻悻求去。要

挾君父阻撓詔赦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顧者也
尚可謂有人臣禮乎嗟乎間架手實之名千載以爲
恥今天下自貂璫抽稅以來筭雞豚競刀錐甚至與
菜傭乞兒爭蠅頭之微利剗肉吸髓令天下囂然喪
其樂生之心視間架手實名更醜而禍更烈矣我

皇上一旦追念 聖母慈恩特頒遺詔盡天下額稅

立言新錄者正大可以折服此輩

以聖母遺詔

特減三分之一若近京重疊小稅若長蘆運司過路
等稅若部覆積欠之稅一槩盡爲蠲免恩詔一布中
外懽聲如雷說者以爲此輪臺之詔也太史書之天

下傳之。足爲中興之笑譚矣。柰之何。燁奏一入。一杯
之土未乾。久頒之詔頓改。復者復。催者催。豈真以堂
堂全盛之朝。甘爲商賈之行耶。豈真以千古絕倫之
孝。竟忘 聖母之遺言耶。蓋緣姦璫乘孝順之後。伺
醉飽之隙。進甘美之言。肆吞噬之計。遂不覺其中之
深而信之篤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張燁立賜
撤回。仍數以背詔妄奏之罪。明正典刑。 皇上之孝
思爲益光矣。

請豁重疊小稅疏

重疊小稅

據天津道兵備右叅政景昉呈據故城縣申稱查得
二賢祠之稅每年該銀一千四百四十兩原係徵收
南來短載船稅及查各船俱自臨清起脚卽臨清所
過者船數不多皆在彼處鈔關報稅徵銀已完方得
開放北行至故城縣二賢祠路經止一百餘里若再
徵稅苦累不堪此二賢祠稅銀委係零星重疊應照
恩詔豁免又據獻縣申稱本縣原無單橋之稅於萬
曆三十四年始有初商人不知仍經過此地以故歲
取言言之令入失矣

足額數及爲稅璫所苦或不願行商者有之不願出

途者有之。尋以有司代稅璫而徵數務責滿品。徒招
染指之疑。竟不可得矣。且思本府原有天津大稅。單
橋正零星重叠之小稅也。煩擾不堪。况縣近神京。照
合應免之例。呈詳到臣。看得河間一府。地瘠民貧。額
稅二萬五千有奇。敲骨吸髓久矣。夫民不堪命也。况
乎一衣帶水五關相望而設。卽獨流泊頭之特免。單
家鄭口之稍減。却歸併於天津一關。名雖減免。其實
額稅未嘗虧分毫也。稅繁則商困。商困則來者稀。必
欲取盈其額。縱嚴刑督責。祇驅之掉臂而去耳。一旦

恩詔自天而下，商民歡若更生。曰：吾曹今得復見天日矣。當此之時，若應併者不併，應豁者不豁，朝廷浩蕩之德意，謂何可令遏抑而不暢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覆議施行。

藩鹽收支違制疏

輟益

題爲藩鹽收支長蘆違背

祖制，盡壞鹽法，墾乞

聖明，收回成命，收支河東，以維國計，以杜亂萌。事關藩掣鹽兩淮一節，舉朝以爲不可，伏闕力爭，而天聽彌高，識者憂之，謂天下從此多事矣。不謂頃於戶

部李汝華覆疏中奉 聖旨福王所請兩淮食鹽今
歲鹽已登舟著遵旨撥運完備已後年分准照潞王
事例收支長蘆食鹽典寶高朝不諳事體致生事端
着承奉司啓王卽行撤回嚴加懲戒欽此夫以舉朝
所力爭而不可幾幸者綸音忽從天而下臣未嘗不
嘆服 大聖人轉圜之懿而深惜其攻擊之猶有遺
議也 祖制親王食鹽止三百引每引重二百斤視
分封之地食鹽何方卽於行鹽之運司支取限制森
然毫不敢僭差非徒昭節儉亦以杜凌越慮至深矣

河東之鹽以供品瑩如玉甘美甲於天下。舍河東而支兩淮豈福王之意哉。此正左右垂涎淮鹽數倍於河東。居爲奇貨故焚惑。王聽卽屑越。祖制而不暇反。傾也。一旦改掣誰謂不快公論。然不改於衆所共譁之河東而竟改於意料所不及之長蘆。其故不可曉。豈明昔所謂不便於兩淮者。獨便於長蘆。長蘆之商民何辜。乃代兩淮以當刀俎也乎。高朝一入兩淮。橫行無忌。揮斥官鹽而奪商鹽。擅拆官船而搶民船。種種不法狀。卽茂明肯扞文網。少不掛意。淮商不



卽爲齏粉者幸耳。今朝雖撤回，臣恐宦豎貪狠，蓋其天性，去一高朝，而百千高朝售矣。淮固祖宗湯沐邑。皇上不忍其蹂躪而撤之，滄瀛距神京咫尺，實國家根本重地，豈堪此輩魚肉。萬一後來者復脩高朝故事，憑倚城社，招納亡命，飛揚跋扈，以一引挾帶數十百引，以一船挾帶數十百船，首尾相銜，軸輻千里，龍旗之下，翼虎縱橫。當之者焦，觸之者碎，豈惟伍綢商人痛遭荼毒，無一寸行鹽之地，將恐鹽徒嘯聚，一呼響應，更有艸澤大姦雄，如殘唐鹽徒嘯起其中。

精玉仙芝集也

爲所欲爲。鹽臣牟志夔所謂揚旌內指。不四日而抵閩下。真識天下之大利害者也。皇上聰明天縱。豈

不知改支長蘆之害。甚於兩淮。突然旨從中出。得無曰。有潞王改支舊例乎。夫潞王開邸於衛輝。正長蘆行鹽之地。改之爲有名。若洛陽舊食鹽河東者也。舍附近之河東而支紆遠之長蘆。壞祖宗之典章。開

邊疆之大釁。此其害猶之乎兩淮。而大姦大盜。一旦延之於臥榻之側。卒有不測。正所謂胡越起於輦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危哉。伏乞皇上收回成命。照

潞王食鹽例、就近改從河東支取如此、庶長蘆無辜之商可脫塗炭之苦。而河東行鹽之地亦免凌奪之患矣。

爲災民再請蠲賑兼議鑄錢疏

蠲賑鑄錢

題爲畿南災後疊至、餓莩堪憐、危亂可虞、再懇聖明、破格停賑、以活民命、以保治安事、今歲畿南半年不雨、赤地千里、臣於七月曾具疏報聞、嗣是甘霖大沛、秋禾稍茂、少可以餬口、不謂天降鞠凶、大旱之後、蝗蝻水雹、霜露之災、幅湊一時、秋禾麥芽、極目成空、

嗷嗷饑民，哭聲震動天地。父老相傳，以爲此數十年來所未有之災。稔也。臣目擊疊災，再爲具疏。凡饑民枵腹待斃之苦情，瞋目語難之亂形，兩疏備陳於皇上。意謂必有浩蕩之恩，且蠲且賑，立起溝中之瘞。孰意其竟不然耶。臣初疏，部覆僅給平糶米十萬石。次疏，且留中不報矣。同一重災耳，同一爲民請命耳。在順天除發平糶米十萬之外，尚有賑米七萬石。此臣屬所莫敢幾望也。在山東亦除發平糶米十萬之外，復留存貯稅并臨清稅銀約十餘萬兩。此又臣屬

所莫敢幾望也。夫畿南與順永山東錯壤而居。災稜亦略相當。顧特賑獨靳于畿南。豈以畿南饑民嘯聚劫奪少遜於順永。而豎旗稱王劫庫焚獄之亂。畿南或不至此。可遂置於度外乎。且無論大賚不均。有隘天地之量。然亂者與而不亂者。不與挾者與而不挾者。不與朝廷之上。以此舉動示人。何異教猱升木。教盜祛篋。是授人以太阿而倒持其柄也。不幾以國爲戲乎。况畿南愁苦無聊之人。蠢蠢思動。亂形亦岌岌大可畏矣。七月間畿南畿北之民露宿於黃河之滸

者不下數萬人。今皆竄伏於長垣南樂等縣村落中。而鹽山慶雲交河諸處山東流移亦復絡繹不絕。望門投止見於鹽山交河慶雲之揭報者甚悉。而天津道景叅政又以靜海葛沽東民流聚五六千人見告矣。嗟此哀鴻以席爲屋以稗爲食。皇皇朝不謀夕。將槁項海濱終焉而已乎。抑輟耕太息以俟時也。萬一有艸澤大姦雄乘饑民之勢逞狐鳴之姦如王仙芝起於長垣張角起於冀州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國家之安危未可知也。彼時縱大發帑金急停征租民不

見德亦莫肯爲我用也。雖悔亦無及矣。言及於此。臣
心胆俱寒。臣不得已。揆括倉庾。議賑議煮。權救目前。
第倉庾有限。而饑民之待哺者無窮。卽如流移食粥
者。反多於土著。不與坐視其死而不救。恐亦甚矣。寧
不見笑於富青州。與之則庾糈幾何。鬼運無術。恐巧
婦亦不能爲無米之炊也。臣誠不知所以處此矣。爲
今之計。惟有仰懇朝廷。大沛博濟之澤。以救此一方
災黎而已。或曰。太倉如洗。九邊告匱。當此時而議停
徵。獨不爲司計者慮乎。此正臣所以爲司計慮也。方

今熒熒饑民日啖草子樹皮以充饑尋且折骨而爨
易子而食矣誰無人心恐加捶楚萬一嚴刑催併非
死卽逃不則盡驅而爲盜耳是上雖不停民亦將自
停孰若停於今猶望輸於後之爲得也且軍國之需
臣亦嘗籌之矣臣聞自昔譚理財者貢賦之外率多
鑄山煮海以富擅一時太公立九府圜法尚矣如吳
王濞管子劉晏劉巴諸人史不絕書今獨不可做而
行乎頃鹽法戶部條議甚悉無庸再計惟是鑄錢一
節古人往往用之以濟軍興救凶荒實今日對證之

藥石不可不急講也。或多設坑冶以廣其鑄。或遣官市銅於聚銅之地。或遣官監鑄於產銅之山。或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以董其役。或京邊兼收銀錢以通其滯。勿以鉛錫耗錢之色澤。勿以輕薄損錢之體製。勿以金錢實姦商之漏卮。勿以大計聽道旁之聚訟。毅然獨斷獨行。不出數年。刀布山積。太倉充盈。遇有水旱。皇上特下蠲租之詔。庶小民無窮愁之苦。九邊免匱乏之虞。而朝廷亦晏然坐享安富之福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室尚木

編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蔡 樞季直叅閱

兩淮鹽政疏理成編

袁世振

附戶部題行十議疏

戶部十議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為復 祖制行正鹽大疏

邊內二商之壅以急拯邊儲敝壞事山東清吏司

案呈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止

四百萬半屬民賦其半則取給于鹽策兩淮歲解六十八萬有奇長蘆十八萬山東八萬兩浙十五萬福建二萬廣東二萬雲南三萬八千各有奇除河東十二萬及川陝鹽課雖不解太倉併其銀數實共該鹽課銀二百四十餘萬兩又各邊商所中鹽糧銀淮浙蘆東共該銀六十餘萬兩總鹽課鹽糧二項併舊額新添計之實有二百餘萬之數每歲完不缺額庶合民賦牽補邊計猶少二十餘萬乃今竟何如也兩淮鹽課停壓兩年有半已少銀

一百七十餘萬有奇，今歲又復愆期，時逾秋仲而上解方至，則下解必更踰越，是將又歷半年矣。合三年則欠二百餘萬矣。又加雲南額解執留二十餘年，少銀七十餘萬，此皆舉朝能知之能言之者。至于九邊鹽糧，因淮鹽壅滯，引難售賣，缺額尤多。以停歷年分言之，今四十四年，總查完數，則四十三年以前，各鎮所中鹽糧，皆應全完。永平一鎮，鹽引銀僅四千兩，其報完稽考簿，如期繳到，寧夏祇繳至三十六年，欠八年，延綏雖繳至三十九年，中

有三十六七八等年未到、加後四年、共欠七年、固原繳至二十二年、欠十一年、宣府遼東、俱繳至四十年、欠三年、甘肅大同山西神池等堡、俱繳至四十一年、欠二年、薊州繳至四十二年、欠一年、以各鎮額數扣其欠數、實共欠鹽糧銀二百三十餘萬、其所欠雖曰歷年漸完、實則層累而逋耳、又以尅減斗頭言之、十數年來、自各關行浮課、雍正鹽邊引不售、邊商賠累、拘囚刑逆、其額糧竟不能完、除歷年所欠、卽有完者、每年告減斗頭、四六交納、其

實未經半收、通同該倉、虛出關鈔、據各鎮所申、倉
弊如海、甘死不更、則何有半數入倉也、卽有半入、
姑以十年計之、已虧邊餉三百餘萬、合歷年虛減、
十餘年來、共損鹽糧五百餘萬、此惟邊臣能知之、
時爲苦請、而舉朝所未必盡知者、總鹽課鹽糧所、
虧國計、遂至七百餘萬矣、推原所自、悉由關弁倚
借浮課、肆行大誣、遺禍至今、尚蔓延而未已也、計
內帑淮鹽、所入不過一百二十萬有奇耳、乃令國
計虧至七百餘萬、目今已後、尚未可知、然則中涓

竭澤其于國家利耶害耶夫往者已不可追矣乃見今壅阻之禍勢切然眉何以救之救之則莫有急于兩淮者蓋九邊鹽法之壞因于兩淮各運司盪引之阻亦併受累于兩淮據節年各邊鎮督撫司道咨揭中呈蓋未有不深憤淮鹽之壅貽害邊儲因請本部亟為濟導者今邊商貧已徹骨急已濱死上著不完至于拘刷屯餘屯餘不足至以倉鈔抵餉項大同五路商人劉尚質等告稱粉骨碎身所濟幾何哀求本部設法通理兩淮鹽政山西

鎮商人趙一鶴等告稱本鎮一十八萬鹽糧今經
四載尚未完納商命殆盡軍需無輸哀求本部疏
理鹽法責令兩淮新舊均行宣府鎮商人徐恕等
抱其不售倉鈔赴部投告極稱兩淮鹽法壞極引
目壅積不售家產賠盡無路可逃只得將往淮上
所賣不售倉鈔寄庫哀緩比追新糧仍求本部設
法疏通超活蟻命凡今九邊萬商赴部訴告者無
不搶地呼天拊膺泣血且謂及今不清終無望清
之日盡推不理誰爲疏理之人嗟夫邊商之怨望

極矣、國計之蠹耗深矣、此豈盡兩淮之咎哉、弊習相沿、從來已久、日深月錮、改轍爲難、邊窮不能控腹、腹急不暇顧邊、惟本部兼提邊腹、是宜超然洞觀、蕩然更始、庶令下流濟而上源通、內商旣濟、邊商自甦、鹽法其猶可幾而理乎、理之此其時矣、蓋兩淮是時商借庫借、並處其窮、故今上解遲至、日敝一日、使不及今料理、邊卒呼庚、誰復假貸、毋亦自損寶藏、持鉢向人耶、頃因請帑奉 旨從長計議、竊念國家長久大計、莫過鹽法、儻及今設法疏

通兩商均利卽往時逋欠猶可漸次追補然則今日權度邊計利害不容須臾緩圖者誠莫急于兩淮之益政矣案呈到部看得今日益法敝壞其禍先中于九邊潰決之勢良宜亟挽聞今兩淮疏引設爲新舊均行之法似亦兼爲邊商但所謂新引之行尚在八年之前則邊商不沾其惠也蓋自四
十三年已前邊中倉勘悉已賤值投之國戶矣豈有窮商在淮需次然則淮上之疏邊引不過國戶巧借邊商之名以自爲疏耳故近日邊商哀控更

有甚于往日者臣爲此事蒿目經年似有一得大
凡立法不因于 祖制卽權宜終礙于經常近來
淮上鹽法屢變屢更竟無堅決者惟務束縛完解
而不務追復憲章故法廢弊滋壅積日甚內商之
舊引旣不能行邊商之新鈔更何所用臣因思鹽
法轉運亦猶民賦催科 祖制無不盡善蓋以正
徵兼賦帶徵民事所以易終也以正引兼行積引
益政所以不治也今者淮鹽日壅苦不獨胎之邊
商卽內商之苦更有甚焉儻不亟療內商卽欲疏

邊引何策乎。所幸浮課已去。如人病根已拔。是乃
梁肉充養之時。而非藥石攻疾之時。正不必過爲
一切之法。以束縛之。祇復往規正行正導。將每年
邊鈔隨至。隨製新引。獲利商困。頓蘇所謂遵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至于兼疏積引。尤有成法。
蓋我朝鹽法。自正德迄今。凡三壓而今爲甚。正德
末年。權閹占窩。淮鹽大壅。至嘉靖初年。爲小鹽之
法。以疏之。嘉靖末年。鄢懋卿增行引三十五萬。淮
鹽復大壅。至隆慶初年。龐尚鵬倣小鹽之法。以疏

之。迄今十餘年來，璫課橫行，淮鹽復益大壅，謂亦宜倣小鹽之法，師其意以疏之。臣茲不揣竊謂今日兩淮鹽法，須以急救二商爲主，以急復祖制爲經，以正行見引附疏積引爲題目，以預關引目，改行小鹽，倣前人已事爲方略，預關引目，所以行新引也。改行小鹽，所以疏積引也。見行正引而帶疏積引，如見徵正賦而帶徵夙逋，所以復祖制也。祖制復而二商蘇矣。二商蘇而國計舉矣。蓋新引之利，人人所攘臂而爭趨焉者，惟是舊引日

積無法疏通，則併新引之利而捐之。今有法于此，令得新引之厚息，而又併沽舊引之微貲，人其舍諸。蓋舊引新引，皆以一商合併而行，其虧本者少，而其獲利者多，故積壅漸疏，而新課無套搭之憂。倉鈔盛行，而邊引無不售之嘆也。臣與司屬博采旁諮，考今憲古，蓋講求者累歲于茲，以爲今日兩淮疏理之法，無踰此者。是爲萬曆四十五年鹽法議十篇，恭具書冊，進呈御覽。前三篇卽行正引疏積引之法也。其後七篇，皆鹽官要節，輔前法而行。

者也。伏乞聖明俯賜裁定，勅下臣部速行。國計不
至大壞矣。或謂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一益
法而十篇諄復，無過瀆乎。曰：行須簡易，說必詳明。
數十年，嗾政不講久矣。使我祖宗簡易良法，盡
付湮沉，臣竊悼焉。以是不惜繁詞，上瀆君父，下
告專司。雖千萬言語，其要不過一言以蔽之。曰：正
行見引，附疏積引而已。此我祖宗典制，萬世不
易之經也。卽補偏救弊，時有變通，而此制終不可
改。豈不易簡，豈爲難行。自是而平場益之價，自是

而酌行法之叙，自是而折衷淆亂，風勵鹽官，自是而禁私販，行食鹽議處停壓之課，無非求所以復祖制之舊，要平準之歸，惟就中或另有喫緊機局的確情形，臣聞見未必全真，推行未必盡利，則所賴巡鹽御史及督按諸臣，不妨潤色剪裁，同心共濟，以務底于鹽法之正，不必策之盡自我也。適當邊計敝壞至極，臣謹嘔心具議，曷任激切待命之至。等因。萬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本部尚書李等具題十一月初五日奉 聖旨，這所奏行正。



引、疏積引諸議，深于鹽法有裨，着各該衙門，着實遵行，務使商困漸蘇，邊儲永賴，議畱覽，欽此。

議

鹽法議一 此一條論積引之弊與宜行見引大

萬曆口十五年略以兩淮鹽法敝壞而表以部郎

夫理鹽法如人治病，語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

收兩淮疏理鹽法副使以道臣體行非運司之

今兩淮鹽政內商邊商皆極困重憊而邊商尤甚以

舊也十議者是時部中所議即為司官日所條

事勢觀之則誠急矣然而浮課既去病原已拔雖有

上者也

積滯自可徐為疏導正是緩則治本之症今不務正

本清源而惟攻積引之是務何異沉疴將起而日服

芒硝將終不可採藥矣。何謂治本。國初鹽策。商人率
田塞下。邊中開支。飛輓雲集。此甚盛際。不可復矣。已
而邊內。雖分爲兩商。尅歷實相爲依附。邊引隨到隨
賣。內鹽隨支隨掣。所行者卽見年之引。而邊商無守
候之艱。所掣者卽見年之鹽。而內商無壅積之困。此
所謂益法之經常。國計之根本也。迨至近年以來。阻
滯日甚。敝套相沿。卽如行引一節。邊商執倉勘到運
司矣。守至何年而後起紙關引。引到司矣。榜派搭單
矣。守至何年而後得價。展轉羈延。河清難俟。不得不

袁公

賤跌其值而投引于國戶此邊商之苦也至于內商

用此譯地

掣益常壓十載一朝序及實搭比嚴又不得不倍其
值而收引于國戶此內商之苦也總此一紙引耳買

者常逾于一兩賣者苦不得二錢利歸于國戶而害

及于兩商豈非法之未善使人得操緩急以為高下

耶夫邊商受害則邊倉之上納徒費嚴刑內商受害

則搭單之比逆日煩筆楚商病則國病而邊計日廩

一箇事者豈不欲行見年額引耶特以歷掣

廩矣此其病在不行見年之額引而專行積年之壑

一數多故因循至此耳

引何謂見年之額引每歲邊商所中常股存積共七

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是已。何謂積年之壅引，自存積火燒滄消工本諸多名色橫行橫壓，日壅日甚，或稱幾百幾十幾單，或稱幾百幾千萬引入海算沙茫無確數者是已。雖其所壅之引原不在逐年額引之

家○疏○

外，非不欲速之行也。但壅積既多，須疏導有法。臣謂

○理○在○淮○所○行○正○以○見○年○額○引○爲○主○

以行見引爲主，附積引而漸疏之，則通利有期。若以

行積引爲主，累見引而日壅之，則弊藪無盡。嗟此塩

政，永絕疏通之望矣。請先言積引之弊，而徐及行見

行○積

引之法可乎。蓋行積引則慮新引之不售，故不得不

引以償商債，用套，卷之一，應國課二事，並舉官民俱

套嚴套搭，又慮新課之不完，故不得不預徵，所謂銀

病

徵于八九年前，蓋掣于八九年後，預徵之謂也。夫至

于八九年後，雖有利息盡歸賠累矣。查嘉靖末年，稱

引壅矣，然猶止五百萬，而都御史龐尚鵬為小蓋之

法以疏之，今稱壅至八百餘萬，尚不亟為設法疏通，

而祇倚套搭，以苟目前，年復一年，套上加套，膏血有

盡，預借何休，是徒抱積薪之歎也。貧者力難報單，併

舊引而不掣，富者勉圖掣舊，恨新債之日增。或質引

目以納餘銀，或罄田廬以實單口，甚有子承父套，弟

承兄套父子兄弟不相保而皆以命殉者是長爲飲恨之困也。夫政平而商賈趨焉乃不願藏于其市而設爲一切之法以束縛之。于是上以套縛下以套應。抵驗祇屬虛文。插單遂爲故事。巧詐叢生。夾帶無算。是名爲弊竇之招也。且淮商所納于太倉者。每年止六十萬有奇之正數耳。尚有停壓而無羨徵。若使買見年引日。卽謂之徵。見年餘銀實固不加。而名則甚正。今以壓掣之故。至開預借之名。在上者以常賦而爲乞貸。則不雅。在下者以乞貸而受敲朴。則不甘。是



大拂惟正之經也。夫套搭之說，本令實買，至于租引抵驗例已成弊，又至於明搭虛單，弊乃爲例，所謂虛單者，止據商人報名入單上納餘銀，而買引補單在後。初時亦謂既係預徵，恐難並舉，姑暫緩之，而非令其終不買也。乃各商乘此久不補空，徒爲占窩，故謂邊引之壅動，至數百萬不售者，職此虛搭之故耳。近雖查驗實搭，而所重在徵餘銀，則所輕在買邊引，是岐爲秦越之觀也。當此極敝之時，而欲求疏通之術，臣以爲非行見引不可，欲行見引，非附積引而漸銷。

之不可。此所謂緩則治本之說也。或曰兩淮歲掣十二單額行九十萬引。今若以行見引爲主，卽占引七十萬五千有奇矣。後止附行積引十九萬有奇，尚望有疏通之日耶。曰每歲行鹽終不收越九十萬之數，并除七十萬五千有奇見引，一切俱照常規支製，不敢分毫越格者，戒紛更也。其餘附行積引雖亦不越十九萬有奇之數，然稍倣龐都御史小鹽兼引之法，則可行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矣。此通固滯也。行之不過十年，舊引盡銷，而每年見額七十萬五千

一百八十引。一切皆仍舊貫。無增損焉。無變易焉。曩所謂邊引隨到隨賣。內益隨支隨掣。兩商均利。國計克盈。可立見于今日。此緩則治本之效也。且今兩淮所稱積引。動至五六百萬。或七八百萬。臣以爲決無如許之多。蓋弊引參半耳。何以明之。每歲邊中不過七十萬引。乃兩淮例掣有九十萬引。自十數年來。單壅掣稀。每年卽少數單。淮北常有三單。淮南常有六單。七十萬額數所少無幾。卽謂淮南尚有五四三二單時。然近年已行八單。以八單抵二三。以六單抵三。

四截長補短極少亦常有五單則十年以來于七十萬正數中每年止少行八萬餘引十年不過少行八十餘萬引耳况浮引之行歲止八萬正與少數相當合以停壓兩年有半未行正引又不過一百七十八萬耳摠之惟有二百五六十萬不爲虛數况各邊引尚有曠歲未中者則何以壅積至七八百萬之多也頃據鹽法道臣申呈本部謂細查上元江寧等六縣食鹽引目自萬曆二十二年起至四十年止共積有未繳老引九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引不行運銷由此

推之。則所謂七八百萬積引者。毋亦多此類耶。此皆單法糾纏階之爲厲。故力行見引。附疏積單。庶幾不煩套搭而邊引自無不售。不假預徵而積滯從此漸消。實爲塩法之王道。所爲緩則治本之說。大略如此。

塩法議二

此一條論正行見引之法

今聞兩淮之疏引也。新舊兼行。裁省套搭之半。漸銷舊引之積。其于正行見引。附疏積引之意。不謀而合。顧其間更有須商確者在焉。何也。今淮上所謂新舊兼行者。舊引斷自三十二年是矣。乃新引則斷自三

十六年。是皆國戶所收之引。而非邊商見到之引也。
蓋自四十三年以前。邊中倉勘。多以賤值投之國戶。
與邊商無涉矣。故今欲肇自四十五年。復祖制行

正鹽。必以行見引爲主。而行見引。必以四十四年所

到邊鈔爲正。今冬到淮。卽獲實價。免其守候。早得回

因未知詳數。故倉勘不便。填也。

邊所慮者。惟是倉勘不便。填賣。則有預關引目之一

策焉。此策一行。能使倉勘到淮。卽爲新引。不苦邊商

守候。不令國戶賤收而貴賣。一舉而邊商內商。兩獲

其利。誠鹽法之一肯綮也。查得萬曆十九年。南京戶

部尚書張西銘條陳預關引目，以免邊商守候之艱。

本部覆行巡鹽御史周孔教等酌議，以爲甚便，覆奉

運者，運司也。提者，提舉司也。

欽依。已經行各運提司呈明按鹽衙門，每歲差官徑

赴南京戶部預先關刷一年引目，發司收貯，候九邊

商人上納鹽糧已完，投到勘合，即便給發。見在引目

聽其下場支搵，免其守候。此法可謂至善，然竟不能

行者，何也？彼時但欲速邊商中引之利，而未復見年

行引之法。引既不行，于見年則雖預先關到引目內

商竟不承買，夫亦何益之有？故預關引目，必力行見

引而後承買自速欲行見引必預關引目而後支掣不羈此實相須以爲用耳每年兩淮開中邊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所謂見引也今欲正行見引卽從四十五年爲始預于四十四年冬該運司遵奉欽依呈明巡鹽御史差官徑往南京關刷丙辰年引日到司收貯俟今四十四年邊商納完近年鹽糧中過額引投到勘合照依到司次序該司卽將見在引目逐填姓名年月照例三等順逆榜派給發邊商賣與內商下場支鹽法令初行或邊商未必卽到該司

查明四十五年。應該行引內商的名。預徵引價貯庫。俟邊商隨到隨給。不必與內商親手貿易可也。其引價准照倉勘原額大輕之。以五錢五分為率。夫以見引而更減于倉勘之價。則利在內商。售倉勘而即同見引之速。則利在邊商。兩商均利。而國戶無所操緩急之權。此所謂正行見引之說也。若夫行見引之商。則又不外于積引之舊商。脫非舊商。則見引乃為超以舊商納新引新舊相補掣。神姦出而鑽營大利大害。反為鹽法之蠹。前鹽臣設為新單。祈免套搭。祇因行新單一商而行舊單者。

若余司之則為行法之平

又一商痛痒既不相關。運速自生計較。于是終格不行。亦法未盡善耳。運司于部文到日。卽查積引舊商。共有幾何名數。挨順積歷年月序次。刊爲一冊。以已納餘銀。已買邊引者爲先。其納餘銀未買邊引者次之。冊中商名。止許用一的名。不許混用。卽名頂各種種詭冒。每年淮南仍行八單。每單亦仍以八萬五千引爲率。但內以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數行。見年正引以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數。行歷年積引。其積引又做小鹽兼引之法。則一引而行二引。倍爲三萬七

恐積引數多難消故分爲兩小

千七百四十四引。每年編單悉照刊冊先後順序審定。即以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四舊引之商爲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見引之商。此一單見引之數。八之則爲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是淮南一歲正引之額數也。此一單舊數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八之則爲十五萬九百七十六。是淮南一歲附單之額數也。合之則爲六十八萬。是淮南一歲八單之額數也。往時搭單之法。如去年行像字七百八十九單。爲七百六十七單所套。七百六十七單。又爲七百三十九單所套。

凡單內有消乏事故，或姦巧賄脫者，單口各定，難干那補。故每年借庫銀十餘萬，竟難追償，而司庫漸空。今照刊冊編審人到，卽爲僉點，儻有事故，卽移歷冊後，亦誰肯有規脫歷年者乎？則正課定足，而庫藏可永無那借矣。此其小者。至于歷來套搭，如東濕薪，昔日素封，盡成乏買，若歲行見引，又何搭單套借之足憂乎？惟是餘銀之數，淮南六十八萬引，除十五萬有奇行舊引外，祇有五十三萬稍縮，係徵新課。若止照舊七錢，雖加割沒，尚未足六十萬兩額解之數，似非

八錢不可者。雖徵八錢。視近年淮南所徵餘銀至一兩二錢五分不足。又加借二錢。畝多。諸商自能晰此矣。又近年加帶銀五萬六千兩。邊餉所需。難議停止。仍淮南每引帶鹽十斤。徵銀五分。淮北帶鹽二十斤。徵銀一錢。俱照舊行。無庸別議。或曰。淮上諄諄以銷邊引爲說。而本部獨謂與邊商無涉者。其詳可得聞歟。曰。往者邊內二商。相爲一體。近者藩籬已析。分爲兩家。每年邊中倉勘。盡爲囤戶所收。其囤戶卽內商之有力者。其收價僅一錢。有零。甚有往邊賤收。價尤

不過七八分而止。蓋屯餘軍士所得以抵月銀之鈔。雖賣價極薄。猶愈覆瓿。邊商安得不極困歟。故今淮上以三十六年爲新引。實自買自賣。爲一家溫飽計耳。于邊商何涉也。今欲急救邊商。須令邊商實沽引價。欲令實沽。決無越年。稍停一年。卽不可待矣。彼四十四以前所中倉勘。能枵腹忍飢。待至四十五年而後賣乎。况繇今之法。雖待至五十年。尚有未賣者。故淮上以三十六年爲新引。誠未悉邊商之苦耳。又兩淮謂邊商停引在淮。需次者。尚有十之二三。亦未免

爲內商條議所誤，推寃至此，見引之行，豈容一日少緩乎哉。

鹽法議三 此一條論附流積引之法

夫見引行矣，祖制鹽法復見于今日，所裨益良至鉅矣。顧行一單見引，壅一單積引，况十二單之內，止餘十九萬有奇之數，以疏壅滯，則所謂舊引之積，動以數百萬計者，何以銷之。於是，有龐都御史小鹽之法焉，則舊引可疏，無妨于見引之利，必諸商之所樂從者也。蓋龐都御史因嘉靖末年，加增工本鹽三十五

萬引以致停積宿引五百有餘萬，乃權宜酌處，爲疏通之術。比照嘉靖初年事例，改大包爲小鹽，每引止四百八十五斤。淮南納餘銀五錢二分，淮北納餘銀三錢七分三厘，淮南每單八萬五千引，加增爲十萬四千引，淮北五萬五千引，加增爲七萬引，每年視常額多銷引二十一萬有奇。一則寬恤商人，一則疏通引日。此法于銷引得矣。然那移舊則，稍屬紛更，况輕減鹽斤，則水商不服，因而增加鹽價，則地方生擾，所以雖奉欽依，而竟未之能行。蓋法雖善而有未盡善。

者存是在酌量用之耳。夫兩淮歲掣十二單。旣行九十萬引矣。內除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不可增減。一引者謂之正行。見引其餘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當以小鹽之法。剖而分之。則倍行引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矣。蓋今見行鹽。則每包重五百七十七斤。與水商開價得銀三兩二錢。每銀一兩。買鹽一百七十八斤。此刊定例也。若少一斤。必無以服水商之心。因少斤而欲加毫厘之價于地方。決至貽地方之害。皆不可行者。今以大包五百七十斤爲準。再加鹽

一百四十二斤。則爲一百七十八斤者。四引可以得價四兩。剖行二引。每引重三百五十六斤。各得價二兩。雖行二引。而包索賑濟過壩挑河諸項。俱止作一引。

附行舊引在商

行以省其費。費既大省。尚亦有利哉。即使此二引未亦無開利之心。尚不至拆開。而可以免累。則自樂。必有利。然免其邊引套搭。徑許正行。見引四張不足從矣

亦三張有餘。此三四引者。既減其邊引之價。縮見引爲倉勘。又減其餘銀之數。縮一兩四錢五分爲八錢。又減其場鹽之價。行運司遵近議。查覈場灶十年所報未支之鹽。嚴督上倉。除正支外。餘悉官賣。與商爲

買補則雖欲踊貴不可得者集此諸減以超掣見引
所得已爲不貲而况兩淮鹽法從此行大直道絕無
留難盡解套縛絕無繫累毋論數年之後積壅盡疏
爲利百倍卽今一虧而兩利人未有不樂從者故一
引而行兩引所以爲疏也兩引而仍一引之行所以
爲省也雖倍行引三十八萬有奇而終不失十九萬
四千八百二十引之數所以爲因也雖倍行十九萬
四千餘引總不過多鹽四萬餘引所以爲銷引計也
改引而不改斤所以爲水商計也此倣改小鹽附跡

積引以輔行見引之法也。該運司既將積引之商照納餘銀買邊引年月序次刊定成冊矣。至每年預關見引到司，卽照此冊查撥。每舊引一張許行見引二張，約以三十八萬有奇之舊引配七十萬五千有奇之見引。一舊二新在淮南稍未足，在淮北則有餘。該司編搭務極均勻，毋致偏多偏少。每年撥完卽備將新舊配數先行報部，以便查覈。其積引之見壅者亦刊定一冊，查從何年月日壅積未賣，今引見在何人名下，挨次順編，不許鑽營紊亂。據此二冊編單買引。

其所謂儀字幾百幾十幾單、淮字幾百幾十幾單、一切葛藤務從裁截可也、或曰淮南今行新舊兼行之法、已免套搭之苦、雖舊引一半二八抵驗、猶仍實搭而免追、預徵諸商亦既遵行矣、一法立、一弊生、則今新舊兼行之說、毋增蛇足之見乎、曰不然、新舊兼行其名雖一、然行之有三種不同、行新引者一商、行舊引者又一商、是前鹽臣之兼行也、新舊合爲一商、南北岐爲二致、是今淮上之兼行也、若臣今所議兼行之法、則異于是、彼前鹽臣之兼行、今淮上已稍更易

之矣。然淮上之兼行。南北異致。殊非畫一。就淮南論。以六十八萬引。剖而二之。半行新引。半行舊引。幸免預徵。似亦有利矣。然舊引二八套驗。仍費買引之價。新引斷自三十六年。無救邊商之急。且正價八錢。餘銀一兩四錢五分。牽制繁重。未稱簡便。法旣鬱而不暢。商終困而不紓。若臣今所議。疏積引。則行積引而已。不復有套搭之費也。行新引。則正價五錢五分。餘銀八錢而已。不復需正引八錢五分。及餘銀一兩四錢五分之多也。况兩舊引行三新引。有餘。又不止一

新一舊之相兼也。嚴禁場鹽設法減價。又不復三錢一桶之貴也。新引以見到倉勘爲主。又無復姦回操權之害也。此其利害。瞭然明白。或又曰。此于銷邊引得矣。惟是引鹽定價三兩二錢。商人猶謂虧本。今改小塩賣價二兩。諸商必另增一番條議。謂朝廷預借商本四百餘萬。今每引減價至此。豈堪賠累耶。曰。當存積之行。不過六萬餘引。卽合併諸項浮課。每年不過增行一單之數。然當其時。動礙四五單塩。甚至有兩年而後得一京掣者。此何以故。諸姦商築打大

包每一引而行八九引之鹽，每一年而暗奪二三年之課。此其利在商耶。在國耶。至今國課停壓兩年有半。商引壅積數百餘萬，皆諸商自作之孽，而動以預徵尤怨。朝廷若謂此爲預徵，卽今所徵方在四十二年春季，壓近三歲，是壓徵而非預徵，甚明也。臣查鹽法條例，正德五年，該臣部題准商人領到引目，一千引以上者五年，一千引以下三年，止許限內行用。過限者盡數沒官，正所以杜將來之姦僞，防見引之梗塞也。今諸商壓掣之引，有過限十數年者，安知非

江南老引類數。今不甚虧。母錢足矣。其息則取之見引。非全無利也。試與今淮上新舊兼行之法相挈而論。其舊鹽一包得價三兩二錢。今部行得價四兩。但以劈爲二引。多引價及餘銀。共一兩三四錢耳。除雜費無增外。又多賣銀八錢。又不令套買邊引。今淮上雖行舊引三十四萬。然仍用二八抵驗之法。則仍套買邊引二十七萬有零。今盡豁之。別于食鹽中派銷矣。若夫新引起掣之利。尤有難于殫述者。淮上引價八錢五分。視部行五錢五分孰多。餘銀一兩四錢五

分視部行八錢孰多。塩價每桶三錢。視部行新法嚴

若能行見引察套搭則可以常行無弊套

禁孰多。况今淮上所行。祇為免諸商套搭。而套搭又

搭不除終為苟且目前此正論也

不能免。終屬權宜。非塩法正經也。率此而行。終無倒

斷。臣部今既挽塩法而歸之正。則套搭不除而自解。

商利不期而自倍。或又曰。淮南壅滯。用此法疏之。是

矣。若今淮北行塩通利。則仍舊貫。不亦可乎。曰。為此

說者。但知北商之未苦。而未暇一體于邊商也。但知

此言察保在

北課之易徵。而不知塩法之均敵也。當閹課橫行。淮

淮教塩法大壞也

南如燬。故法壞而商亦窮。若淮北則未甚燎原。雖商

賫相保而正法亦已大壞况淮北之商尤與淮南不同一窩則父子兄弟相守一行鹽之地則姻婭親戚相據自十數年來北雖亦有預徵而不同于南之預

徵南從稱貸中出而北從倍息中出也南則搭單買

賤收倉勘此內商之利而遠

引而北則不須搭買其引從倉勘賤收不同于南見

商之害也

引費價也故為北商者家日溫而謀日固往往至邊賤收倉勘而邊商日益削矣其稱買國戶引至一兩外者詐也若果一兩一二錢買引今減至五錢有不爭趨者乎况臣部所奉祖制以行鹽者惟有法之

一字而已、行于南、不行于北、尚可謂之法乎、今淮上見北商額課易徵、遂聽其自相幫夾、仍習套規、不買邊引、不顧正法、終非可久之道、且北商亦未有以行見引之利告之者、若使之見引之利、其亟于遵 祖

制、行正鹽、將若赤子之戀乳哺矣、淮北歲行引四單、每單五萬五千、共引二十二萬、內見引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四道、附行積引四萬三千八百四十六道、以小鹽之法割之、爲八萬七千六百九十二引、以八萬有奇之積引、行十七萬有奇之見引、是以一舊引

而行二超掣之新引視淮南更爲有餘者。利莫厚焉。北商何苦而不樂從乎。且查每年加罰之利常重于淮北而稍寬于淮南。蓋鹽臣苦正課不足不得不擇其偏肥者補之。然終無以服其心。曰代邊商受罰也。謂二十箇月前引尚在邊商之手不得爲大違限。何以甘罰二錢。是引引違限人人受罰也。夫不服其心而強罰之亦非正法。課果不足不若照淮南例除舊額外每引明加一錢。淮南以七而加八。淮北以五而加六。免其套搭預徵之害。彼亦何苦而不樂從乎。卽

六十萬之額。再有未足。加以割沒。及江南六縣餘銀。庶亦不遠矣。

塩法議四

此一條議平場塩之價

每歲行正附引百餘萬。誠爲三商均利之法。所慮者。惟場塩踊貴。有當亟爲議處者。蓋十年以前。甚苦塩賤而病灶。近十年以來。又苦塩貴而病商。往一桶重一百五十斤者。爲價僅七八分。近漸增至三錢。每一引須火塩五桶。則去價一兩五錢。又去正餘價并包索賑濟挑河諸項雜費。難以毛舉。及賣與水商。僅得

價三兩二錢必至虧本。如是而多責之行正附鹽引難矣。近聞兩淮病商脂之竭、憤倉鹽之空、極力清覈、改減價值、誠爲疏通根本。然而姦灶未必樂從也。臣廣詢博採、蓋有五事之當議焉。一曰覈倉鹽、兩淮歲額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除開豁逃亡及改徵折色外、實徵本色上倉鹽三十七萬三千二百餘引耳。視之歲額、僅僅強半。以若干艸蕩、辦若干引鹽、以待商支、奚啻足矣。乃單鹽停滯十餘年未掣、各場額鹽亦停下十餘年未支。及至關支、輒稱無鹽、每千引

或給四五百引，或以不堪物貨抵償，商恐遠限，不得不貴買以足，榜派之數，有唾手以任，總灶負騙耳。竊謂三十場額課，年年報完，報則有鹽支，則無鹽，不知此十餘年額課之積，畢竟頓于何地乎？蓋場官也，總催也，竈戶也，吏胥也，盡以場鹽潛之私販，無一登于廩者，而分司官又與若輩巧爲欺蔽，雖有查盤，祇循故事，今所望于鹽臣，嚴督三分司官，查覈倉鹽，按其十餘年來所報完數，從何年起，至何年止，未經商支，已入倉者幾何，未上倉幾何，務要清核明白，一一設

法追完盡入倉廩以俟榜派之商隨到隨支其所徵入之課或至克棟卽爲平價賣作商人火鹽旣省上倉耗費又免久堆消折而價以二錢一引爲率貯司以給輪年支商如是則價無騰踊而灶無積騙此誠甦商要務也蓋此塩雖曰灶逋實姦總乾沒爲多一遇查盤則借廩那支遇商支放則重複徵收貧灶受無窮之害支商受無塩之苦彼分司官苟非紫巴奉公寬嚴劑量亦難以一旦取盈矣是在巡方者一查行之嚴其嚴最庶祛倉蠹以實倉塩誠平價第一義

也其二曰禁越場以三十場所煎辦之鹽供各商關支買補充然有餘甚至踊貴三四倍于數日惟是

祖制三等榜派支買各有定場于此場支正鹽卽于此場買火鹽乃近年以來萃三十場支鹽之商而併聚于富安安豐梁垛何垛東臺五場場鹽雖欲不貴其可得乎彼二十五場者豈不以鹽爲業而正鹽則僅支折價火鹽則委棄莫收如去歲通州分司所申廟灣一場東南北三倉所積鹽至七百餘堆已榜派者不肯赴支米榜派者營求不派欲不賣之私販其

可得乎。以彼五場鹽價之騰踊。至此二十五場私販之橫溢。私販溢則正鹽不得不壅。此徵賤則彼不得

道里

不徵貴。乃問其所以舍此而趨彼者。何故。則曰道里

便則脚價省。此商人所以趨于五場也。

便也。夫鹽聽于法。豈徇商情之便利而棄此二十五

場之斤鹵。盡聽私鬻耶。曰運河深也。夫掣犂有挑河

之價。徵貯在司。本宜時淤時濬。況三十六年疏濬之

後。遂段議工。逐工議人。定人分地。每歲委查照名挑

濬。著爲定例。臣部覆奉欽依。商灶永賴。何不查例疏

通。致爲支運梗耶。曰人情習熟也。謂宜斷以榜汛場

分爲據派在某場者，正鹽火鹽俱不許越場支買。越必法若榜派之時，必須照前院事規，不許預先買求及派後告攻。每月支放完日，呈院查考。違者必重法

誠使榜派官及三分司官，精明振作，飭法抑情。了此

易易耳。惟是地有遠近，則利有重輕。前院議將三十所當議者在。此。不。然。雖。嚴。法。禁。所。人心亦終不取。

場分別遠近，近者照舊數支買，遠者每引量加商鹽十五斤。遠者不足以病商，而反足以增利。誠便而可行者。夫使諸商散買于三十場，而不羣聚于富安五場，何踴貴之足慮哉。誠平價第一義也。其三

曰護商貲商人所以專趨富安等五場者。微獨以道里便也。亦以地邇人稠。懷貲無慮。若餘則除淮北五場外。尚有二十場。濱海人稀。萑苻多警。厚亡之恐。誰肯赴者。竊謂各鎮標商輸稅幾何。尚有沿途護送。要以通行旅耳。矧淮南商歲供百萬之課。乃驅之不測之鄉。以逐蠅頭之利。卽越場有禁。其誰聽之。故欲諸商遍赴各場。須逐場密爲護送。爲獲送計。各場灶勇。與水陸營兵各衛軍快哨。巡非乏也。于凡要害地方。連營分布。以相犄角。每營以三十人爲率。擇一哨長。統

之每營僅隔二三里許。務使聲援相及。營卒更番。半遊奕而半居守。以其遊奕之半。夾衛商舟以行。而以其居守之半。時張應援之勢。如有失事。營哨必懲。并嚴督地方捕官。賊在必獲。則地方永靖。貲本無虞。二十場不必驅之而自赴。五場鹽價不必抑之而自輕。誠平價第一義也。其四曰窮弊源。夫三十場草蕩之地。自淮南起。呂四距廟灣。凡二十五場。綿亘八百六十一里。淮北起莞瀆。距徐瀆浦。凡五場。綿亘四百有五里。每年煎辦。鹽斤不知幾何。而所供正課。止三十

七萬三千二百餘引耳。尚逋欠不與商支，則餘鹽盡歸何處。以朝廷煮海之利，而悉付姦人橐中裝，可恨也。萬曆二年，臣部覆御史王琢玉題，謂禁捕私販，固當嚴于經過關津，尤當窮于產鹽處所。凡私販鹽斤，決無越三十場外。自爲燒煮者，總是各場灶丁。苦正鹽之不買火鹽，明通私販，違禁盜賣。該場官攢與分司官知情故縱，踵習爲常。此禁不嚴，雖經由地方百方巡緝，終難斷絕。蓋不正其本源，而徒防其末流耳。鹽引式中，明載捉獲私鹽，仍須追究是何場分所賣。

鹽貨依律擬絞。國制森然。竟格不行。何也。合行巡鹽御史通行兩淮管鹽官員。務要常加密訪。但有灶戶私賣鹽斤。查照引式。及節年題行事例。嚴行處斷。如行鹽地方。獲有鹽犯。務要根究來歷。原係某場某灶轉賣的。係何官攢通同容隱。審究明白。一體重治。則鹽不洩于私販。自不得不售于正商。誠平價第一義也。其五日。禁墾蕩。祖制草蕩每場若干頃。皆禁之以長草煎鹽。而近乃漸墾之。以開田積穀。穀之利豈不倍徙于草。顧有所甚惡焉者。善乎前鹽臣之言曰。

蕩卽產金。金不能燒灰淋瀝。租卽克帑。帑不能煎瀆。成塩語云利不百。不變法。乃今貪富豪三釐之租。賣祖宗百年之蕩。皆運司及三分司官圖升租之利。給帖爭先。徵銀恐後。場官分管批文起解。在三分司各有十處莊田。在運司則有三十處莊田。此兩淮運司所以賢者視爲懼府。不肖者日爲奇貨。自前塩臣上疏清理。臣部覆奉 欽依。所委副使張鳴鶚等三臣查丈。要見三十場地方舊額草蕩若干。見今開墾成田若干。升科徵租。自何年爲始。租納何處。運司查

明另項收貯解部濟邊。毋得朦朧隱匿。以滋姦弊。仍造青冊送部查考。迄今十餘年矣。竟無一字報部。據彼疏中廟灣一場。已開至九萬九千二百餘畝。又三十六年。查出草堰一場。東西南北四圍。并四十總開墾。逃亡草蕩十萬畝。有奇。則三十場可知矣。今又越十年。則所墾又不知幾何矣。開墾日多。草蕩日促。草無從出。盭將何辦。彼豪灶方畢力于農畝。盭雖欲不踊貴得乎。是在盭臣嚴覈請禁。庶草日蕃。而盭場辦誠平價第一義也。合此五者。以平價。價萬萬無不平。

皇明經世編



附錄五十一

卷之一

三

平陽縣生

者、其于行正附引百餘萬、何搃貴之足憂乎